

歐陽文忠公全集

四子

表奏書啓

劄子

狀  
疏

卷九十三之九十六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二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

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

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

負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幸

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

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

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將之竒誣奏臣以家私事  
乞以之竒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  
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竒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  
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  
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與一作辨明伏况  
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  
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竒所誣臣之事  
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  
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体不細  
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祇

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  
汙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  
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  
臣辨理先賜詰問之竒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竒所  
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縱跡據其所指便可推  
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  
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  
之竒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

不能而則止敢贖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其中  
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  
並群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  
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  
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  
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  
替幾不辨於駟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  
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  
遠孤臣之素願莫後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  
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

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  
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  
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竒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  
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  
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旣解  
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  
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  
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

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

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其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為彭恩永蔣之奇誣奏臣

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

不然思永之竒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湏所說人姓名思永之竒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湏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湏行遣爾豈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竒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眾騰口搖舌蔣之竒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

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  
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竒則飾游辭謂風聞  
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  
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  
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  
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  
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  
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  
言之則思永之竒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  
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

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竒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  
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  
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  
竒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竒之言  
使事虛不罪之竒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  
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  
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  
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  
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  
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

乞不留中  
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所一作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

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

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  
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  
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  
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  
亦自言曖一作謫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  
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  
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謫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  
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辯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  
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  
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糊而自止當

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  
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  
期於以死必辯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  
取進止

神宗御札

三月四日差中使宋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  
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  
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辯明遂自引過  
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  
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

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

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與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撥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感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晝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蒲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  
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損

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閱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

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  
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其中謝伏念臣識不足  
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  
諸生而被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  
流每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  
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  
下之譽而動皆臣忘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  
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  
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  
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陷倘之

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  
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  
於至寬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  
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  
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檐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  
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  
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  
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

一作  
臺官  
臣

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辯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

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祇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得兩目昏暗四支骨

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  
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  
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  
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  
夕俟命跼躄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  
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  
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  
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

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  
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  
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  
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  
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  
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  
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恠以爲晚也所  
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  
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  
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

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  
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毀已積於丘山所  
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  
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  
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  
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  
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  
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  
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  
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

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旣彰新政之清明孤  
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  
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  
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  
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  
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  
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  
謗一作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臣一有而



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榜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寃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

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

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異族

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  
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  
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  
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在苒歲月漸迫衰殘  
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千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  
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  
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  
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

月恩典頓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唯臣自循省莫  
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  
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  
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  
上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  
內循謙薄仰玷光華臣其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  
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  
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

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  
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  
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  
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柰迫於衰遲屢  
貢懇私上千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  
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  
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  
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  
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  
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較

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  
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  
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  
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  
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  
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

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  
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  
戰懼臣其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  
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  
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  
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  
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  
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  
調誣遂投讒賊再念陳情實甚愚而踈於按物事多

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  
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  
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憤  
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蒲不  
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隳上煩睿聖之保全得  
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  
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  
之譏實負心顏之覩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  
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  
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

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 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

寵異群邦先生部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况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怙愾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遠更二府之繁蓋亦八

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  
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  
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  
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鱓垂涎之  
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止臣能  
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  
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  
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  
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  
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

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俸返田廬白首明時  
幸遺裝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  
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血懇上千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

一作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可稱無言一作詐

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

風波陷穽一作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

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

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

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  
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守一作亳蓋以去穎最  
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穎脩  
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始將暮  
歲一作歲暮舊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  
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  
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  
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  
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  
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

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  
伏旒袞之前縷陳悃愫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  
名目就近於潁州君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  
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  
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  
成者惟各從其欲天監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  
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

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  
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  
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  
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  
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  
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公襲不  
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  
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  
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  
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

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  
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  
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  
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  
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  
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道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章瀝陳血懇乞一致  
仕名日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  
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



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  
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  
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尤勲舊德用捨去就繫  
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  
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  
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就不繫輕重其  
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  
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  
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  
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

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  
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  
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  
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  
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  
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推辱而  
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  
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  
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

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  
開許一作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  
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  
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論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  
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  
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  
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  
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柄而難合以

至祐侵凌於群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  
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  
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  
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  
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  
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  
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蓋  
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  
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  
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

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  
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千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  
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  
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  
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  
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  
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

省已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會言  
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  
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  
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  
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  
卮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  
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  
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遽弃三賜詔諭  
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  
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

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  
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間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  
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  
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  
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  
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  
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

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  
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  
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  
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  
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  
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  
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  
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幅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  
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  
俾還頽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

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  
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  
賜一作談王道揮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  
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  
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  
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  
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冀蒙  
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瘠渴四肢瘦削脚膝

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日昏暗多  
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數步之  
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  
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  
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臣伏自  
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  
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  
臣所患眼目一作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  
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  
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

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  
作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  
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頓言屢黷之罪今已再  
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  
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  
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  
臣其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  
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恩私未

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  
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  
骸衰頹疾病侵凌顧難應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  
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  
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  
簪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  
夏秋交際痲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瞶  
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  
之懇尚竊羨名是敢更殫悃悞之私冀動高明之聽  
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

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 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

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一作爲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字

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作過

亳州謝上表于廷于朝知士其難其爲懇辭懇還必

報之効一作爲

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奏

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四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  
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  
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  
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  
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特別  
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  
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  
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



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昏耗方漚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彊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溼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

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

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且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

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  
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悞一作迫特許免臣轉官恩  
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  
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  
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  
面俾紱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  
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彼三

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  
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  
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  
瘡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  
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殫悃悞  
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  
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  
覲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輿區民俗富完而  
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  
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

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  
苟豐於黍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  
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祗膺  
寵數伏切兢營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  
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  
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  
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  
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領條位拘

守土執豆籩而祗役罔獲施勞逮輝翟之餽餘遽蒙  
均惠無功受賞莫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  
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  
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  
祗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  
臣其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  
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  
饑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

扶携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  
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  
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  
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  
今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  
生輝臣其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  
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  
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

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  
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  
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  
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龍表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千天聰一作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  
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  
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

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  
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疋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  
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廢忘腰脚舊苦  
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  
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  
宿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  
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  
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

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  
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腫氣暈  
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  
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彊疋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  
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  
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  
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  
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  
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

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恐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旣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貴在分憂万茲旰旰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

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錫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送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等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賈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千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強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穎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

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  
敢期於疾病一作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選一作不惟  
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  
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  
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  
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  
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

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  
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  
進止

同前 附馬供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特  
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  
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  
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  
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  
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  
至今

二祗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  
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十一日一作二準進奏院通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

宜祗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

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来纏綿疾病嚮蒙

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

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

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隣

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

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若無

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

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

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

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穎得漸近

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貴

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况實

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

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

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  
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穎一州  
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准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  
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  
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  
訓丁寧已煥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  
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  
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

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  
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  
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  
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不

竭更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妾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

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  
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

然後辭官但其一作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

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  
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

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跼伏閑處偷安  
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  
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  
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作南院使辭淮南  
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  
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  
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  
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  
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况臣疾  
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

者以臣脚膝一作脚未至着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  
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  
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  
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  
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  
之衰疾識慮昏耗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  
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  
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  
悴已衰之軀持昏耗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  
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

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  
苟得臣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  
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  
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  
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  
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晷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  
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  
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  
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  
臣其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  
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  
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  
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  
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  
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

壤土風淳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  
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  
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尪殘容  
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  
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  
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  
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  
早歲已陳於悃幅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

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  
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補戇動觸  
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

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  
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  
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  
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  
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瘠渴涸  
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  
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

兼容而隳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  
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  
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閑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  
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繫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千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  
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  
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  
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  
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

為頌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  
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  
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  
於歸老未得請問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  
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  
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  
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  
年幸值歲物豐成民盜一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  
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  
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



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  
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  
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  
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  
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  
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  
陋少苦竒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

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  
以早邁千齡之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  
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  
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  
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  
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  
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  
沉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  
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  
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

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  
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  
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  
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  
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  
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

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  
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  
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  
蓋自守毫迄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  
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  
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  
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  
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  
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  
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

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沉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

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  
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  
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食於祿  
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違啓  
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  
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  
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  
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印路  
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  
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  
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  
榮臣其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邁休明之運  
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  
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止於  
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  
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悞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  
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  
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

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  
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  
舊措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  
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  
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  
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  
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

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  
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  
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  
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  
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  
臣不勝皇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召被恩  
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  
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  
以職而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  
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錄  
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  
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  
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旣不能  
於策勵姑自信於竒乂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  
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  
篳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  
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  
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  
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

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  
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寧陳儀允昭於嘉  
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壞所宜九賦攸  
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

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  
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  
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  
心至仁仰冀於後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  
盛明自結主知叅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  
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緣臣此上一字

謝賜漢書表皆耗昏一作耗

乞壽州第一劄子憐憫矜憫一作憫

第二劄子恩詔明詔一作詔欲求欲一作乞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三聖一作三朝

辭宣徽使第二劄子衰病衰一作疾

蔡州乞致仕第一表常制常一作典悃悞悞一作悞嚮由一作曩

永繫永一作依

第二表曲加一作曲煩砧鎖一作鎖

第二劄子言意重複一作言重

謝免明堂陪位表在外一作位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碑名一作銘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五

上胥學士 偃啓 天聖六年

某間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  
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  
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  
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佞儼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  
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  
趺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  
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壖而  
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

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  
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倚袂於羣英之  
殼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  
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  
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纒幘而馳稱垂腰佩刀  
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  
推高真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綈几以十  
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霈灑  
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  
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

之地爰膺麗正之選自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  
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  
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  
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各教之中樂坦照乎  
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  
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捷江之清郡  
標軍壁之上游犬甃之敬言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  
坐崇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頽春過蘄臯而倦目清言  
捉塵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

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  
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  
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對顯顯之表威不違顏登涉  
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  
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  
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捕  
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  
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  
造早遂一作逢生於百憂如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  
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

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嵇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  
一錢而為地旁魄而論郡邑則被僮父之訶頑鈍以  
取世資但聽斷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  
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狼并雅  
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  
漳濱而養痾竄身茲久弟湘纍而感賦此語迷招當  
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  
諸公之未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  
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  
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閔將塵隱几登太山者

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次一作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推轂成猷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胷中燕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荅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綫爲藝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

假群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服作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竒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適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賛沈賦之砥星豈惟數句因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

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贄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  
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  
画閑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  
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衣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  
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徃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  
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綉  
鳴玉之彦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

於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日毋密聲咳之音鬼墨  
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  
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採檢弗支之沃若  
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  
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  
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  
場鈍若神樵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借外計續食縣  
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賤於素論篋  
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除而自隔然或鼓  
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

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官商宜遠慚於孫賦奚  
辨麗而可紀徒飢餓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  
於嗤鄙踈踈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瓿譬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  
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菀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  
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  
恭後堂執經飮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  
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  
之成珍指顧飛沈眇昧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  
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燕而為美當曠谷之多

暇枉虞筆以摘文縉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  
暖恭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  
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  
問襲以十緜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臍中之不  
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  
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曹廷  
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遶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為  
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

皇漢席遲優一作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  
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  
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替郁  
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  
道而沉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  
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  
之來葉皇上握袞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  
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擊入殼之群雄躬孝武  
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  
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

爲孝秀之門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鄉評之清議一  
郡國之衆咸一作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群皆勸令  
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束帛賁園之招張  
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  
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  
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  
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闕論當此三道使  
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關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  
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

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  
之容乃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  
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  
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  
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  
志或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佔畢以呻吟動取  
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  
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  
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  
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

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  
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  
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譏肆鱣堂而卒  
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傖荒  
而見隔對合緒而記食躡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  
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跣施之求輒  
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軌以並馳禿  
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  
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睢苑



范一作之後成日佇報開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  
中程文之規用冠髻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  
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褻采實駭群  
倫顧揚批以增羞在冠釐而曷稱再循竊據胥用覲  
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  
麈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旌一作端而可逝因興民  
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  
銜提獎益勵進脩磨鈇鈍以爲鉛策蹇步而晞驥哆  
兮箕舌已斲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  
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楓宸蠖獲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  
竊顧無庸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  
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  
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  
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  
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稫之原潤色帝王一作之美卓  
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  
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  
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

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  
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  
於庶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  
翹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  
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穗筆署乎重  
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  
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  
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微猷識字包乎賢業寢  
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  
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  
淪樹樗甚乎液滿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誦切  
愧命儒問天一作咫以不知終然惜學加以素鍾舛  
運生遘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  
而衣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未  
路佶儼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  
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  
於百郡每與計借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蹠  
蹠數此隻竒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  
裘學治惜先芬而懼隳毋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

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倚一作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故一作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鈆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

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荅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失鈎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况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蒐之驚去僅成率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鞋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歎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

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  
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  
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  
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代王狀元

拱辰

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  
紆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  
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  
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

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  
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  
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  
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  
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偕  
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  
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公一作  
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  
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  
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澣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

虛多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  
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率  
成於骯髒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未  
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邁賢書之  
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  
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  
冠乃諸生之列旣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蹠蹕  
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雖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  
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批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  
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嗔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  
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謙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  
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  
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  
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  
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釣以播旣由陶者之爲摩  
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

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  
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  
性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府  
亦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  
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  
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  
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  
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交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

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旣久驟聞  
足音以玆然迷竟若招頓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  
臂之舊一作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絕昔人

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

況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幸

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溢雲紙以摛思揆春華而發藻

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覩天驟發醴雞之覆茲

焉一作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乎居之無俚

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  
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  
雕一作智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  
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莖大樂猶見非於墨  
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鬣鬻於九戎誰其識寶  
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  
為福之所伏鷲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  
一作必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  
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

逐水一作策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  
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  
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  
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目無容江關復重音  
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逃懷英俊之  
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  
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

喜一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  
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衆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  
珎問祈招而不知因慙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  
謀賴乎天幸之然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  
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矍已積想風之慕彌  
增竊抃之懷俟焦墨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作  
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懷銘丹臆

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晬  
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美奪六藝之英粦一作精奇思緒  
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  
東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  
其人夙蘊瑰材裛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革鹿以  
送賓顧以某體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  
參籲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衡清  
眷荷褒袞以奚勝載挾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  
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其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  
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  
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  
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  
鴈縵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  
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  
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方  
外之遊隔乃一作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

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  
矇爲鸞鼠而抉機僅成輕發養鷄鶴而奏曲徒使眩  
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羨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  
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衮褒之寵去天尺  
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茂聞一作於絕調未遑賡  
報徒用覲慙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

平章事以崇信軍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  
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擻以

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  
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憇樹絕無兩造之辭  
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  
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  
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  
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  
爲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國之瑞節  
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  
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  
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勲極

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  
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  
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  
之理秉珪璋之德何鄙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  
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  
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  
要旣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  
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  
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

一作辨

正爲難

委方冊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一作脫絢組之三寸  
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  
知門王一作五而為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  
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  
究百世之放紛摠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  
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  
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  
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  
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

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  
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  
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  
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  
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  
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  
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家曲造之并容俾考  
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  
五能盡於是矣鈇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  
之文過厚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  
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  
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  
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羨圖方有範大陶  
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  
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白  
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  
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  
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歌三夏使者

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賦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  
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  
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  
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  
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  
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  
且慙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  
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  
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  
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

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  
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  
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  
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兄居屬部皆  
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眄睐曲賜拊存安  
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  
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爲報將謀就道即遂公  
趨瞻企門閤忻愉固旣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東髮州里絕無一  
日之評彩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  
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  
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  
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  
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  
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  
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  
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

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  
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  
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  
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板况茲異懦素本孤  
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穿  
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慙朴賜以存憐削去常  
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  
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  
其大呂之律徒益搗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  
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

堯臣

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  
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  
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  
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于丁  
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  
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  
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  
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  
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

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蒙私獨稱贊某  
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喻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  
已甚惟葳縮以為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咬唾之餘  
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  
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  
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闕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為邑旣陋且窮  
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全風俗言語之  
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為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

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  
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  
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  
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斥  
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  
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  
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  
示之典一曲一作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

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

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踰為書林又擇總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

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

開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

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素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著我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

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

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

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



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  
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  
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  
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  
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  
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  
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倅  
召知諫院四月荅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

惠煦撫綏之術况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  
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  
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後即依仁而有幸  
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  
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  
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  
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無名實者惟一人所貴

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塞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  
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寢三品  
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  
麾毫為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  
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  
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閭慮空勞未聞  
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  
代言禁掖已愧才難無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

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當形獎  
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  
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悞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此後皆徐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  
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  
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  
六條領政早欽善最之竒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  
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

必啓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  
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  
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雅蔚然茂器藹著  
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况此圖書之府  
素為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為養士  
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  
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澁訥匪可  
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驎書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某溼輿

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  
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  
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  
期眷與尚願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  
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黠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  
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  
駭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趨好  
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

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叙但切一作積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邀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後之華東注顛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彝

定繫縉細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禪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刀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顯於群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緩福履

賀文參政彦博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

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  
英躔高步羣俊聳一作以望風雄毅籠材妙選稱爲  
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日  
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  
盛美優游歲課豈鈇槩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  
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  
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  
感頌文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

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謫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  
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  
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  
天寒感慰所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  
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銜疾置將入副於精求  
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雜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試  
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講於仁義之  
餘深得風騷之旨雖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

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  
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  
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  
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  
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永好惟  
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用既

回和州通判啓

日暌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後  
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微之晤挹  
政修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

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  
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跡外猥蒙流問但辜  
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  
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温少寒  
勾稽之餘畜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貿遷時齋窳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  
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

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  
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  
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  
之選翱翔遠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景化行右蜀政貳  
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  
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為洽群生  
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信常情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上胥學士啓 蛙咬 作蛙一

胥學士答啓 雄篇 雄一作編

謝胥學士啓 兔墨 兔一作墨

謝國學解元啓 對有 對疑是

謝進士及第啓 對有 對疑是

增伏 蒿萊 新範也

兼求 卷耳 新範也

兼求 此蓋某官 述此下頌德

致新 尚依陶者之力 良新工之化

衆善 尚依陶者之力 良新工之化

繫陶者之為執鼎上以燮和謂成天下之化招徠遠

亨衢自至 一作全一  
屏談 一作屏談  
探檢 一作探檢  
實增 新範

爛乎舜日之晏晏 爛新範  
而後驕 而新範

化俗 化新範  
而後驕 而新範

此下頌德 此下頌德

此謝宰執者前本乃謝試 宜其全篇當以新範為正



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胃世地一以播作以一

代謝唐鯊判啓飛策是策疑

答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一筆窮一作墨窮

謝校勘啓盤庚之一作於一碩鼠是碩疑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可敵一作不

回滑州知郡啓獲陳作陳一彫弊作彫當

上提刑司封啓不彫作彫當

回王騏驎書之徒切作而一

回賈狀元啓廷評新範作監

回賀楊翰林啓恩厚意厚一作特辱辱一作特

賀集賢學士啓棕靈一作靈

表奏書卷四六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六

與安相公外書

皇祐元年  
知潁州日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  
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  
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  
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  
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  
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  
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  
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

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當是後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恠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

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也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維昔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之不為志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善賦性拙疎才不足

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為應用之  
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  
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因病  
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  
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  
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  
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  
遂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俛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

脩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  
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選懦有  
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  
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  
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  
猷翊宣元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  
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  
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

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  
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  
擢旣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  
功一作而可錄備負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  
虞奚道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  
庶政之交修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  
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乏可策尚冀涓塵鄙  
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溱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

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  
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  
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旣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敘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  
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  
塵侍從茂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  
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  
弓之恨屬皂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  
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

蓋某官為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  
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  
存之托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  
留守太師相公望重搢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  
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  
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  
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  
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

煩誨諭但極感悰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悅  
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  
以為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  
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  
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  
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  
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撓例貽誨翰罔知  
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

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問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遠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忭之私遽辱謙撫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

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

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  
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  
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  
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  
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  
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氓被德蔚興  
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  
即疇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

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用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筭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  
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躋望尤先於  
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  
嘗干戈而累一作翼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  
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蠹  
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  
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  
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祗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顛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濟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

量閱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載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頌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

衆蓋匿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金言而惟允莫違伸  
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遂諧歸政之  
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  
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  
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  
重遠難徇輿情之所惜登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  
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

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  
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  
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微  
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  
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爲依敢  
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

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頽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

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八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成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追已被追鋒之迅召楊庭誣告方喜動於朝紳不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尚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讓謝到任書 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

以未施偃息于藩邈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  
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  
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畜瞻凝感著文集悰  
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脩伏羲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  
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  
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  
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  
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

方屬卧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傅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  
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  
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  
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敘  
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

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  
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  
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  
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  
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  
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  
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  
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  
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  
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

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  
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  
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  
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即為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  
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尚有斯  
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為廟朝精調寢  
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  
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

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  
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  
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  
寞之爲樂湏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贄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  
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  
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慙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  
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  
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

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  
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媮  
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  
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濬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  
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  
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交  
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  
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

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珎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

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

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  
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  
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  
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拊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  
上爲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奎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粹蒙豈  
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  
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  
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

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  
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倚殿邦之重而用人圖  
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  
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  
生以此茲謂復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  
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善學之臣啓沃謀  
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冀側席之思即



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  
期田畝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  
集悰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一作盛與  
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  
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群彥果破上心之東進  
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  
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  
歸鴻筆增重本朝碩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

抃豈期謙眷持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通列暫領陪藩竊顧愚矇獲茲庇賴  
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宸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  
柄用始茲歆渥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其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駭筆  
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  
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

之光實從茲始凡居文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  
斯及其為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朔風千里特枉惠音之間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為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

思慮夫何瑕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  
致道義夙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敘感統  
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為邦家精調寢饋即還大  
用均福群黎最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 熙寧三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  
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寔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  
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  
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

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  
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  
炎襟靈善嗇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摺  
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  
天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間顧問之榮時  
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惟  
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  
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

惟哀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撫謙感  
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  
誠明稟粹精浸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衮果被  
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  
摺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  
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  
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茂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

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白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已下續添

某聞鷲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遣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檣而輕去翩如秋葉臨一水以將歸霽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思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駢滅謬偷生於人壤獲違幸於王塗弓冶傳家耒耜遵業嘗畏圜牢之誚樂聞詩禮之

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  
巴賓南浮江滢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  
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跂清徽於朝闈誅鴻藻於聖  
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借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  
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違當陽求士上  
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  
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科非有備  
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  
之較藝叨雲陞以策名山本呈材自選掄而爲器治  
金効用荷銘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

風官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  
涖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  
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  
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礫鼠之能素寡舉之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  
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  
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  
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  
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涖政金鼇虛署久稽上  
笏之榮銀免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

訟牒以寢銷茂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謂斗筲之役載  
依旌祭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鄉雲之蔭雖廣潤  
及於纖荊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  
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  
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  
念其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  
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  
益於顛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  
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  
狂狷以居多默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之所長徒

祇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  
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荐加題品褒采一介靡  
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  
爰定品於優長飾閭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  
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  
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  
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  
報方幸輝光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  
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藩岳結

課茂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  
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  
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巡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  
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舻  
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  
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  
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艤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  
從之班温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  
心攬涕敘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温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  
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  
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黌  
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  
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  
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旣褒異  
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覩墨無措已陳車  
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  
官軼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  
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訟宦牒而便道許  
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  
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  
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鄉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  
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  
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  
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遂憑外獎  
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  
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

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  
悵洵遠於崇閑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忽逃虛  
既久音警咳而不聞逃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螽之懇  
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蒂一作帶何勝於  
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  
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  
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  
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



履大名而父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  
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  
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  
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  
箴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  
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  
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  
棲庇之心緹律已寤凝寒方凜與保齟倪之妙益迎  
福履之綏逖跋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

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為晏元獻作  
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  
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  
其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  
八年登科湫已為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  
為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  
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  
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  
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  
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瘥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若話言之已接頌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動敷宣罔

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頌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卷二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

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象與稟異廟璉疑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疑藝圃而漱其芳猶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踧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摘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鬻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

毫入無間而抽祕蕩蕩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卧歎於酸齋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颺若清風之襲人紉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軟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杜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厚一作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

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困

與辛郎中啓

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絨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疑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樽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疑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喜天和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

沐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  
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  
經時久妙柬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  
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迺於  
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慶曆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歛疑  
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  
成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疑在候福履惟寧瞻

詠感銘倍為誠素

別紙 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  
賢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庶下遂不敢辭  
筆語麤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  
萬加愛

與許發運答 慶曆六年滁州見 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  
典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  
佇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其迅用以奮

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慶曆六年春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辱郵音淮郡  
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  
伏審某人榮彼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  
覲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  
別霑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  
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

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  
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  
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  
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揚太傅狀

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遘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  
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嗇  
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緘啓新範

乍間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晉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 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孰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

少浣詹翹之貌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  
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旣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  
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  
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  
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

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曆日  
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

如謝致仕表及寘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

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

後集其子過編亦同

凡表狀悉

以遷拜爲序其丐外乞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

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

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

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

前然公尚留京東本任故輟謝表於夏然後公履

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



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  
為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興紹

間從官與人雙  
絨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徃徃致謝在  
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讒夫藹藹而受著皆取茂  
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  
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加賀程大尉啓藩翰

一作藩屏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至治

一作治理

寢驚

一作寐驚

上為

此上有

伏惟  
一字

與呂內翰啓恭惟

一作恭審

榮署

榮一作受

代辭習學士啓司刑

一作刑司

福星聚列

一作聚

輝光末運

一作運  
未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棊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  
脩所為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  
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